

們同望重慶城，只見江邊木屋，重重疊疊，如像鳥籠子放在木架上；城中的洋樓大廈，隱約露出一些在木屋叢中。兩江合口處漸漸消失，只有長

江的洪流，和南山葱葱鬱鬱的峯巒，還不捨地送入我們的眼簾。再會吧，重慶！年青人暫別它而去，誰又料得到僅僅一年多以後，這一個「口吃

兩江水」的山城，就膺任中國陪都的榮銜，肩負起中華民族空前抵抗異族侵略的歷史任務，成爲戰時首都八年之久！

從東大附中到中央大學

秦濛生

大學生活回憶

孫傳芳講演齊燮元捐錢

每年六月九日爲南高東大中大校慶，本年六月七日，係星期日，因此提前於是日在中樞中央大學新校址舉行，我在南部服務，很少參加校慶，今年是日適逢休假，同時爲參觀新校址，會晤老同學，故於是日上午九時到中山堂集合，乘校車前往。到校後除參觀及開會以外，即與老同學殷殷話舊，往事歷歷猶在目前，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感慨萬千。歸來聊述舊事以博同學之追憶，或亦爲「中外」讀者所樂聞。

我是民國十四年考取東大附中高一的，十六年七月考取第四中山大學，（北伐後第一次改名）前後六七年間，均在中大母校見聞較多。我初到南京，年齡最輕，不過十四五歲，那時無論東

大及附中，入學考試極爲嚴格，英漢算三門主科，極爲重要，尤其國文試題，甚爲高深，題旨往往出自史漢，所以國文程度不好的，易於名落孫山，我報考東大附中高一插班，也是試試看的性質，毫無把握。考過覺得平平，插班生僅取十五名，有六七百人參加考試。我覺得希望極少，馬上回到安慶再報考他校，記得已經報名安慶高中，將要考試的前一天，忽然在報上看到東大附中高一我已錄取，出乎意料之外，高興異常，遂取消了安慶考試，回家準備行李到南京入學。事後仔細想想，我那時英漢算標準程度不錯國文尤其特長，能够錄取，不是偶然的。

秋間到東大附中上課，有一門課是在南高院即一字房大禮堂上的（那時新的大禮堂尚未建築）講臺後面牆上，懸有木質對聯一付，藍底金字

，極爲耀目聯語是「東被文明，南州冠冕，大師陶冶，學海源泉」剛好把東南大學四字嵌入每句第一字，到了中大時期，就不見此聯，殊爲可惜，此時大學部國學大師極多，除王伯沅、姚仲黃、柳翼謀、姚明輝諸先生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泰州學派徐養秋先生，他老先生平常帶明朝的四方黑色帽，道貌岸然，真是理學大師。

十五年東大畢業典禮，那時還是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在南京，我記得那一天，由五省聯軍總部，即後來國民政府地址，馬路兩旁佈滿雙崗士兵，直到母校體育館，代校長蔣維喬先生，迎於大門外。此時南京汽車極少，九時左右有十幾部新式汽車直駛到體育館，我站在體育館二樓後面木頭上，看見所謂孫聯帥，長袍馬褂帶瓜皮帽紅色珊瑚頂溫文儒雅，不類武人，坐在講臺

正中，省長陳陶遺坐在旁邊，兩旁坐的均穿全副武裝金碧輝煌的高級將領，校長報告畢，即請孫聯帥訓話。他說話頗有條理，我記得他說的要點，要注重國學，他說他在杭州做督軍的時候，有一位大學畢業生請見，要求津貼出國留學，他說國家培植人材，是應該津貼的，但是出國前要考問國學程度，我隨便問問中庸中幾句話，他的解釋不夠了解，我說在出國前你應該把四書五經仔細閱讀，再來請求，我一定負責你的津貼。所謂孫聯帥，不失為軍閥中之賢明者，可惜他走錯路線結果慘遭仇殺。

東大學風誠樸，全校學生均穿藍布長衫，未發現穿西裝的，大家常時聚集在孟芳圖書館溫習功課，這圖書館鋼骨水泥連地下室三層，堅固結實，樓下閱覽室，面積寬敞，據說是蘇皖巡閱使齊燮元捐贈的，價款十五萬銀元，即以其父孟芳之名作紀念。這五個字是狀元張謇書寫的，字體清秀，後來北伐成功，國府定都南京，即把孟芳兩個字塗去，現在只有圖書館三字。

吳稚暉提名段錫朋被毆

我在大學四年，最不幸的是學潮疊起，其原因大約是國府定都南京，民氣方張，以及左傾份子暗中活動，最初開免費運動，大學學費每學期僅繳十元，大家罷課多日，請求免費，遊行請願貼標語，結果國府答應免除，這次運動算是成功。過一年又開校名運動，國府初到南京，將東大改名第四中山大學，嗣又改名江蘇大學，因為母校經費，均由江蘇省供應，所以更名，大家同學

極力反對，尤以非江蘇籍貫的為甚。那天遊行請願，將江蘇大學校名牌卸下，送到成賢街教育部，大隊前往，聲勢洶洶，教育部長蔡元培不敢出見，由次長楊杏佛代見，楊會演說，敷衍週到，未滋事端。隔數日蔡到校學生大會報告，允予更名，說已提出中政會。再過數日，果然中政會通過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聽說是吳稚暉先生提的，結果大家滿意，風潮才告平息。最後是易長風潮，我在朱爾先校長任內，已經畢業，尚未離校，因為政府發表段錫朋先生長校，大家同學一致反對，大家覺得段是五四名將，學術資望不夠，又從學校歷史說，一向南高北大對立，現在以北大學生來長中大，大家是不服氣的。結果段一到校，即被毆打，嗣後政府緊急會議，將中大解散整理，開除學生會委員多名，實則毆打段的人，

並不是學生會負責人。暑假過後，發表羅志希先生長校，雖然羅也是北大出身，學生已被開除，犧牲甚重，大家也就安心聽命了，此後羅先生任內，學生一直安心讀書，校風良好。至今想來我在校四年，雖未實際參加風潮，但不免同情分心，未能埋首讀書研究，引為遺憾。年前與同班桂宗堯學長（現任安都拉斯國大使）會晤，同感四年寶貴光陰虛擲太多，學生應該專心讀書研究，開風潮干國事，均是不合理智的。

拉雜寫來，不免冗長，校慶的翌日，適逢端午節，我回南部車中，得一絕句，即「每逢佳節增懷念，大陸山河近若何，轉瞬雲開天眼亮，萬家歡樂自由歌。」諒鍾山無恙，母校依舊，不久大家定可回南京母校慶祝了。

※ ※ ※ ※ ※

多難興邦

約旦國王胡笙自傳

劉方矩譯

定價新臺幣三十四元
八折優待中外讀者

本書是一部研究中東問題的權威性史料，更是一部胡笙國王描述自己日理萬機政治生活和宮庭私人生活的作品，是傳記，又是趣味雋永的寫實小說。全書內容結構嚴謹而不失輕鬆，筆調不莊不諧，在本誌編輯委員，名譯述家劉方矩的譯筆下，尤其顯然生動流暢，栩栩傳神。這是一部令人不忍釋手的佳作，在「民族晚報連載期間，深受該報讀者歡迎。本書三十二開本，裝訂精美，全書三百餘頁。每冊定價新臺幣叁拾肆元，優待本刊讀者每冊八折實售貳拾柒元，本社代售存書無多，購者從速！